沖虛至德真經四解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二

天瑞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攓拔也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

盧曰形則有生有死神也無死無生我如神在彼如神去髑髏與我生死不同若悟其神未嘗生死

此過養乎此過歡乎
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
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
盧曰既受其形則歡養失理以至於死耳
種有幾
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
若鼃為鶉（事見墨子）得水為𢇍得水土之際則為
鼃蠙之衣（衣猶覆蓋）生於陵屯也
陵屯高潔處也
則為陵舄

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

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

此合而相生者也

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

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爲蠐螬之本其末散化爲胡蝶也

胡蝶胥也

胥皆也言物皆化也

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

此一形之内變異者也

○鴝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餘骨之沫爲斯彌（沫猶精華生起）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

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

羊肝化爲地皋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

此皆一形之内自變化也

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鷰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

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羭牡羊也魚卵之爲蟲

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

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

亶音釋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貍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爲牝牡相生也

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

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

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

大腰龜鼉之類也稱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鶂之類也

后稷生乎巨跡

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

長而賢乃爲堯佐即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桑

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爲殷湯相

厥昭生乎濕（此因蒸濕而生）醯雞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乎不筍（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因於林藪而生）

青寧生程

自從鼃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蛇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無無窮已也

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生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而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

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群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

盧曰種之類也言種有類乎亦互相生乎設此問者欲明神之所適則為生神之所去則為死形無常主神無常形耳神本無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乎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

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恍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鼃爲鶉者盡言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㡭也鼃蠙之衣陵舄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屯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遇也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則假異物以爲體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則散

同體以爲物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則衆飛者有化而爲蝡動者矣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則穴處者則有化而爲林棲者矣或因形而移易則斯彌而爲頤輅原黃軦之生乎腐蠸與夫地皐轉鄰野火之類是也或因性而反復則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之復爲鷂是也鷰之爲蛤田鼠之爲鶉朽瓜之爲魚老韭之爲莧老羭之爲猨魚卵之爲蟲則或以類而相因或以

不類而相與爲類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
類則無所感而化者河澤之鳥視而生曰
鶂則無所交而化者也純雌其名大腰純
雄其名稺蜂則其在物也有一陰陽而自
生化者矣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則其在人也有非陰陽而能潛通者矣以
至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雖不可
致詰而不足怪也厥昭生乎濕則化於氣
醯雞生乎酒則化於味羊奚比乎不筍則
化於習久竹生青寧則以無情而生有情

也青寧生程則以無知而生有知也尸子以程為豹之類程生馬則以同類而相生也馬生人則以非類而相生也然則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死變化無常未始有極又烏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惟萬物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聖人於此知其有機緘而不能自已耳

范曰道無終始物有死生陶於大化之冶適然而變則氣聚形成强名曰生轉於造化之機適然有遺則氣散形壞强名曰死

氣有聚散特浮雲之去來耳形有存亡特一漚之起滅耳死生之名有對而立方死方生夢已俄覺方生方死覺已俄夢孰知其所以然耶惟原始反終者知其未嘗死未嘗生故來而無從去而無往殆將入於

不死不生矣百歲髑髏特已腐之餘骨果何知也然莊子載其言有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復爲人間之勞乎則不悅生而惡死可知世之昧者攬一身而顧膠萬化而執生化而死戚然而惡故此過養乎以其

畏於死也死變而生欣然而喜故此過懽乎以其悅於生也死固異足畏生固異足悅乎是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耳又況萬物相禪種名不同故鶉也蠿也鼃蠙之衣也陵舄也此一種也或得水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也烏足也蠐螬也胡蝶也其與陵舄亦一種也或以鬱棲或以葉或以根而其變各不同也鴝掇也乾餘骨也斯彌也食醯頤輅也其與胥亦一種也或以竈下或以千日或以其沫

而其生各不同也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
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
芮生乎腐蠸則不知其種自然而生者羊
肝化為地皋馬血之為轉鄰人血之為野
火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鷰之為蛤田鼠
之為鶉朽瓜之為魚老韭之為莧老羭之
為猨魚卵之為蟲則不知其種自然而變
者自孕而生者有若亶爰之獸相視而生
者有若河澤之鳥大腰之類純雌而無雄
稺蜂之類純雄而無雌以思士則不妻而

感以思女則不夫而孕以至厥昭醯雞則有所因而生羊奚不筍則無所因而比久竹也青寧也程也是又馬與人有自之而生也用是以觀則物或以有情而相生或無情而相生或以有情而生無情或以無情而生有情或生於無所因或生於無所感萬形萬化無有紀極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利用以出注然勃然莫不出焉者皆出於機也利用以入油然漻然莫不入焉者皆入於機也有萬不同其生入死

不知其所由然彼其神機之張氣機之運固有爲之斡旋宰制者列子方論無爲之職繼之以此良有以也

黄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爲喻明物動則失本靖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

義也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有之爲有恃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

盧曰形有所生不能生無影響是也神而無形動則生有萬類是也

范曰影之爲影若有待於形也而實無所待形動而影自從耳影非有求於形也響之爲響若有待於聲也而實無所待聲動

而響自應耳響非有求於聲也有生於無其理若此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也

盧曰大小雖殊同歸於盡耳

范曰系物數之終冬時數之終無物也無時也孰知其所終天地者形之大也既已圓於形矣雖欲不終得乎終進乎不知也

進當爲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爲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爲始以離散爲終散者以虛漠爲始以形實爲終故迭相與爲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

盧曰進當爲盡假設問者言天地有終盡乎爲復不知乎其下自答也

道終乎本無始進乎不久

久當爲有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

范曰無物無時孰爲終始除日無歲孰爲

久暫謂道爲可終邪特未可知也彼其本無始莊子所謂未始有始是已謂道爲可進邪特未可知也彼其本不久莊子所謂先天地生而不爲久是已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

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

盧曰凡有始有終皆本乎無始歸於不有令從太初渾淪而言之是有始也安得不終乎安得不盡乎

不生者

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

非本不生者也

本不生者初自無生無滅

無形者

此無形者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

非本無形者也

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

變者也
盧曰所言神之不生者非本不曾生也萬物所以生群品所以形皆神之所運也以其能生生而即體無生滅耳是非都無形生同夫太虛之氣
范曰生之所生者死矣則復於不生形之所形者實矣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自有生而復於此耳是豈生生而不生者耶無形者非本無形自有形而復於此耳是豈形形而無形者耶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

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

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盧曰有生之物必有終極亦如和氣萌達草木不得不生而欲令長生者迷於至數者也

○范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

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殆有數存焉於其間而欲怕其盡者直將執而勿失流轉於生死之域而莫覺莫悟豈不惑哉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

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

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眞宅太虛之域）

盧曰神明離於形謂之死也歸眞宅反乎太清也以太清爲眞宅者明此形骸而爲虛假耳

范曰精者水也神者火也水與火合而生土故人之生也因精集神而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焉精神者天之分以其運而無窮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以其常而不變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真此其所以謂之鬼也切常申之人之初生精神魂魄具而後形成焉魂云也從於神而無不之魄白也營於物而有所止聖人則以魂制魄故神不至於殉形衆人則以魂從魄則不足於使形神不至於殉形則雖死也

○無以異於生神不足以使形則雖生也無以異於死賢人之死爲鬼盡人道而死雖○曰其鬼不神與夫淪於幽陰化爲異物者固有間矣列子之言若非其王姑自其歸眞宅者言之故曰鬼而已爾雅曰鬼之爲言歸也

黄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炁何炁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炁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眞宅我無物焉

盧曰凡人以形爲我緣我則有情情多者愛溺深而情少者嗜欲薄唯至人無我了識其神凡人不知封執彌厚令神歸乎眞形歸乎地向時之我竟何在耶

政和靜則復性動則去本理之然也形動

里二 十二

而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則去本遠矣無則生有有必歸無故曰形必終者也天地與我並生及其終也與我皆終孰知其極則謂終者進乎不知矣有終有始有久有暫者唯

其時物也故有始以無始為至道終乎本無始則又至矣有久者以不久為至道進乎本不久則又至矣夫何故以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也不生者非卒不生無形者非本無形蓋自有生有形者見之也生者理之必終終者不得不終生者不得不生而欲其生之長存以終為界辯又烏知環中之無窮者哉此惑於數者也生者天地之委和精神者天之分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神離散

各歸其眞尚何有於我哉然此自衆人言之也故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若夫聖人上與造物者遊下與無終始者友則形未嘗衰而我獨存矣

范曰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有乎生而莫見其根精神入其門者還其所自出也骨骸反其根者復其所自生也若然則歸其眞宅我尚何存之有聖人以精集神以神御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閉其門於無自而入深其

根物無得而推不壞之稍自古固存是謂
長生久視之道古之人修身千二百歲而
形未嘗衰蓋進乎此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

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
者也

盧曰夫嬰兒者是非未生乎心也故德厚
而志專矣及欲慮充起攻之者必多衰老
炁柔更近於道命之終極乃休息焉

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泛曰自物之無而觀之則眞常湛寂亘古不去故江河競注實未嘗流自物之有而觀之則大化密移交臂已失故舟山雖藏不能無遯一將入陰陽之機遊造化之塗則形之所形者實矣無動不變無時不移借明於鑑今吾非故吾停燈於釭前焰非後焰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貌色智態止日不異自謂變化可逃得乎哉故自嬰孩而少壯自老耄而死亡大化日徂間不可省夫惟日夜無隙爲能通晝夜而知古

今不代為能參萬歲而一反復終始揭天
地以趨靜是謂化化而不化於化者矣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
莫加焉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范曰兒子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故其
氣專則不雜其志一則不二沖和內固莫
能傷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
而形不病老子所謂含德之厚是也
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

德故衰焉
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
范曰孔子所謂血氣方剛是也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
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
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
范曰莊子所謂佚我以老是也
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盧曰近於性則體道感於情則喪眞故含
德之厚比於赤子倦而不作猶爲次焉方

之馳競大可知也

政和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老子所謂含德之厚也其在少壯血氣飄溢欲慮充起莊子所謂與接為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故欲慮柔而體將休焉至於歸其真宅則之於息焉而反其極矣莊子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此之謂也自嬰孩至於死亡皆以是日徂故謂之化

范曰子貢所謂君子息焉是也四者之化

形生之所同也衆人則形化而心亦然聖
人則外化而內不化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
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
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
爲人是一樂也
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
者異故其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
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遇人形兼得
男貴豈孟浪而言

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

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

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

盧曰夫大冶鑄金依範成質故神爲其範群形以成男女修短陰陽已定矣何者神

運其功形為功報耳形既不能自了神者
未形已知啓期暮年方始為樂是知道之
晚情滯於形夫子但善其自寬未許期深
達至道

林類年且百歲

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

底春被裘也底當　拾遺穗於故畦

收刈後田中棄穀捃之也

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
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

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曽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

我所以為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夷故無暫歡

盧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懼不受形也生分已隨之是以君子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

於富貴人不達此反以爲憂彼亦何怪於
我也
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
不存於胷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
盧曰非於非分之行競於命外之時求之
不敗傷生夭壽矣吾所以樂天知命而得
此壽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
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

盧曰妻子適足以勞生苦心豈能延人壽命居常待終心無憂戚是以能樂若此也

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

盧曰知形有代謝神無死生一往一來猶朝與暮耳何故營營貪此而懼彼哉

子貢聞之不諭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感以爲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内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遣夫冥内遊外同於人群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

盧曰死此生彼必然之理也林類所言安

知者是疑似之言耳故云未盡

政和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處常得終死生無變於己所以自樂也蓋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則何憂之有雖然知樂知憂非真樂也孔子以無樂爲真樂榮啓期者真能自寬而林類蓋得之而不盡者爾

范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萬化而未始有極惟原始反終者故知死生之說自不恍生不惡死言之則營營求生者可謂

惑矣然亦安知其為惑乎自生之勞死之息言之則今之死者固愈於昔之生矣然亦安知其愈於昔之生乎觀林類之言若是真可與言者然以彼之所以為樂者觀之尚不免對無於有取此去彼故夫子以為得之而未盡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

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

仲尼曰生無所息

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爲徭役

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

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爲休息也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

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

盧曰夫生者動用之質也唯死乃能休息耳亦猶太陽流光群物皆動君子徇名小人徇利未甞休止也

政和學道而不至於死之說則何以學為哉子貢倦學而願息是未知死之說也故

夫子告之以生無所息望其壙睪如其明
宰如其高墳如其大鬲如而與世殊絶此
息之所也然衆人之死曰物而君子則雖
死而不亡故曰君子息焉小人伏焉生之
苦所謂勞我以生也老之佚所謂佚我以
老也死之息所謂息我以死也
范曰老子曰爲學日益又曰絶學無憂子
貢倦於學而願息焉由未進乎日益只爲
能損之又損無爲而無不爲而得夫智所
絶學者哉孔子告之以生無所息欲其日

有孳孳死而後已故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死體道者無佚老息死之事特爲載形勞生者言之乎故孔子以是對子貢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

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修身愼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

後休息寢伏之

死也者德之徼也

德者得也徼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

古者謂死人爲歸人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爲家重形生者不辯有此言假託所稱耳

盧曰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神之有形一

期之報迷本執有勞神苦心疲亦極矣唯死也乃歸乎眞猶脫桎梏而捨負擔也貪生惡死者苟戀乎有曾不知歸於本焉而天下不以爲非迷者多矣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詩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

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

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以生死爲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

盧曰夫棄本逐末勞神苦心順情之與求名逐欲之與徇利二者俱失也何厚何薄哉而群所謂則舉世爲是也凡執所滯則舉世爲非矣唯有道者知去與焉故莊子云臧與穀二人俱牧羊俱亡羊一則博塞問一則讀書善惡雖殊亡羊一也苟失道則游方之與修學夫何遠哉

政和死生亦大矣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

死故曰善哉古之有死也死而不亡曰壽仁者壽不仁之人則與物偕盡而已故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徹者有所歸宿之地生陽也生者德之光而光則本乎陽死陰也死者德之徹而徹則本乎陰故以生爲行而死爲歸亦陰陽動靜之義狂蕩之人其失之也外智謀之士其失之也內去彼取此世俗之蔽耳雅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范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歸其眞宅之謂

一旦攬有涯之生託無邊之地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是乃迷而不知復者人謂之不死奚益今有人焉去鄉國離六親

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知歸者果何人哉是特造化之流人陰陽之逆旅薾然疲役而不知歸者爾又有人焉鍾賢世矜行能修名譽自務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是直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猶賁

名聲於天下者爾二者不同其於殉喪而不知歸一也而世與一不與一或自以爲狂蕩之人或自以爲智謀之士要之知所與知所去唯聖人能之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二

得也礪音毀字

盧曰吾所言虛是修於未亂耳若使真性破毀心神汨昏更弄仁義之辭教易情之波蕩故不能克復矣

政和有貴斯有賤有名斯有實虛則無是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固足以受群實靜固足以應群動故曰莫如靜莫如虛以虛靜為得其居者蓋言群動群實莫能闚之也以取與為失其所者蓋言去彼取此有所著也大道廢有仁義因事之破礪

而後有舜仁義者豈能復歸於道哉

沱曰莊子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事既破碎乃始蹩躠爲仁踶跂爲義嶄以慰天下之心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古之至人所以槌提而絕棄之者良有以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日日夜無隙立

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爲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芸芸萬類日徂於一息不留之間俄成俄壞代廢代興迭盛迭衰倏超倏滅壑澤之藏在今非故交臂之間已爲陳迹大化密移而昧者不知也非通乎晝夜之道

○疇能覺之哉

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

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

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宜言生往來相接間不

可省疇覺之哉

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

潛已死矣

范曰丘夷而淵實則損於彼者未必不盈

於此裁成而木毀則成於此者未有不虧

於彼損已而益成已而壞生死相循於無

涯之變往來相轉於不停之機日夜無隙間不容擲非大明終始者疇覺所以然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亦不覺其虧

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之所瞻察

范曰消者俄且息氣固不頓進也盈者俄且虛形固不頓虧也其進也日造所無而好所新其虧也日減所有而損所成雖欲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莊子壑澤之喻必日夜半有力者負之而去蓋明乎此

亦如人自世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之麤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者乎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盧曰夫心識潛運陰陽鼓作故形體改換天地密移損益盈虛誰能覺悟所以貴夫道者知本而不憂亡也

政和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不可識則凡麗於形拘於數囿於天地之間者

二氣之運轉無已萬物之往來不窮求其主張推行是者而不可得又烏足以知之哉唯聖人通乎物之所造覺此而冥焉彼俟至後知蓋亦後覺之莫覺者矣

范曰人生天地間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若驟若馳莫覺莫悟詎能不失赤子之心乎古之體道者以神御形化化而不化於化四肢百體將為塵垢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萬化而未始有極何足以患心巳故含德之學

復於嬰兒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齊○
終始者為友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
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
惑不憂彼之所憂踰積惑彌深何能相踰
也哉

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
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
夫天之蒼蒼非鐙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

但遠而無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
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
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
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
虛之域況乃氣相舉者也
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
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
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
舍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此二人一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為喜此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

盧曰天為積氣何處無氣也地為積塊何處無塊也塊無所隱氣無所崩日月是氣中有光者汝何憂於崩隊乎

范曰確然而上者天其運乎是直積氣耳無為而清者耶不然將恐裂隤然而下者地其處乎是直積塊耳無為而寧者耶不然將恐發崑崙磅礴立礙於太虛之間憂

其壞者亦已惑矣憂彼之所憂者其惑滋

甚以不惑是尚大不惑

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

天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

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

○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壞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没也

盧曰積氣積塊以成天地有積有成安得無壞耶但體大難終不可則見若遇其壞時何得不憂

范曰經曰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於天地者乎則即空中以觀是爲細物又曰天地

者形之大也則即有中以觀是爲最巨以
其難終故難窮以其難測故難識憂其壞
者旣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然復
謂天地不得不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則
長廬子之言由在可笑之域

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
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
彼一也此一也

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
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

爲欣戚於其間哉

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毁及其毁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

盧曰夫天地者物之大者也形體者物之細者也大者亦一物也細者亦一物也有物必壞何用辯之哉且人生不知死死不

知生來去不自知成壞不能了近取諸己且未能知亦何須用心於天地而憂辯於物外耶

政和自器言之有成必有壞自道言之無成無壞圓於器者謂其有形有氣不得不壞通於道者知其不陷不墜莫得而壞惟達者知通乎此此列子所以無容心於其間也

范曰天地之在空中隆然猶一漚之在水也水自爲漚漚亦成水其壞亦水成已假壞

壞已俄成杞人之憂其壞是猶悲人之喪○者也有憂彼之所憂者故能曉之是猶悲人之悲者也長盧子聞而笑之是猶悲夫悲人之悲者也進而上之壞與不壞無所容心是爲至極之論然則生死之變去來之機皆不足以相知也壞與不壞曾何欣戚於其間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

舜欲明群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爲發問之端也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況於無哉
盧曰夫汝我者自他形稱耳非謂神明也俗以己身爲我前人爲汝欲有其道安可得乎故曰汝身非汝有安得有夫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嫌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倚者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

氣自委結而蟬蜕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

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爲之也

天地强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强陽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强陽猶剛實也而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𠫵子孫何所委蜕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者也

虛曰旣不知神明之爲道也故假天地以言之天主神用地主形物沙有者委形也體和者生性也應用者委順也情育者委蜕也汝今行止食息但知强陽之所運而

不知神明之真宰也亦可得有夫道者耶

或曰虞舜聖人也安得不知道乎答曰夫假賓主辯惑豈可玄默而已耶然莊子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是知有濟物之才君居極之位者未必能知道處山林之下有獨善之名者未必能理人是故黃帝即位三十年然後夢華胥之國放勛見乎四子然後窅然汾水之陽舜之未寤亦何足怪之

政和虛則亡實則有凡得而有者皆可執而取之道妙無形深不可識既莫得而有而人之一身形體性命方該而存倏化而亡亦安能有形者體也故以身為天地之委形和者氣也故以生為天地之委和物之生也順性命之理而已故以性命為天地之委順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故以孫子為天地之委蛻若然者亦非我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既有制之者矣亦有使之者矣直天地强陽

氣之所運動而已又安能有夫道雖然道
者人之所共由也故曰道將爲汝居是豈
終不可得而有邪蓋認而有之則莫能有
唯聖人有之以不有耳
范曰道本無物汝身亦虛虛而非有道將
孰寄故觀天下之物汝之所得擅者莫若

乎身身之所存者莫若乎生其生之本者
莫若乎性命也其身之所親者莫若乎孫
子也汝皆不得而有之故觀汝之身知本
無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

所味是皆天地强陽氣之所爲耳所謂道
者汝安得而有耶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
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
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
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
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
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
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
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

○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

謂春秋冬、夏方土出所有也

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

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者也

然吾盜天而亡殃

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愆哉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
與
　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
　自聚
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
　盧曰夫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既無情
　於生育豈有心於取與哉小大相吞智愚
　相役因時以興利力制以徇私動用取與
　皆爲盜也人財則不爾主守以自供取之

獲罪此復怨誰也

范曰盜有義志取非其有然有所謂公盜者有所謂私盜者禾稼土木禽獸魚鼈天之所生國氏盜之而亡殃金玉珍寶穀帛貨財人之所聚向氏盜之而獲罪二者不同非其有而取之則一也

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耶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

不私有之若其無盜耶則外內不得異也

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仍而有之皆惑也

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别名雖

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仍而有之心之惑

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飾愛

色貌矜伐智能已爲惑矣至於甚者横仍

外物以爲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

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衆封

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莊子

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爲親領斯旨也則方
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
范曰竊有小大皆迷者也向氏喻其爲盜
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故失之於殉貨
國氏喻其爲盜之道而不喻其所以爲盜
之道故失之於累物苟得乎道則内之一
身不可橫私也況於外物之紛紛乎何則
且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焉吾
誰與爲親認而有之是爲大惑惟能不以
利累形不以形累心則視萬物與我將擇

焉而不可得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國民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

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爲公犯人者爲私於理未至

盧曰天地無私取之無對故無殃也人心有私取之有情故爲盜也以有私之心取有私之物私則有對得罪何疑故法者禁人之私無對無禁也

有公私者亦盜也

直所犯之與耳未爲非盜

七公私者亦盜也

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遣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也

盧曰聖人之法教化不害人不侵衆者皆非盜也不違法者則爲公道違於法者則爲私道焉雖不違於公而封於己者亦爲盜也況違法封己乎

公

公公私私天地之德

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

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

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盧曰知公知私而無私焉與物同例而不怪者是天地之德也若知天地之德取而無私心者是不掛乎天取之不殊於衆人得之無私不爲盜若然者誰爲盜耶誰爲不盜耶唯了神悟道者知之矣

○政和取非其有雖非盜也或以公道而無殃或以私心而得罪時在夫不累於有與認而有之之間耳然有公私者未能無羨故曰有公私者亦盜也而無公私者亦未能勿忘故曰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任其自然而無容心焉則兼懷萬物是謂天地之德知夫此者泯然大同雖參差不齊而與天地為合吾烏能知其辯哉故天瑞之篇終焉

范曰自營為私背私為公公本無名因私

而得天任理則大而公故國氏盜天之所生則爲公道人任情則小而私故向氏盜人之有則爲私心自道觀之皆在一曲有公私者亦盜無公私者亦盜公公私私天地之德聖人兩不廢焉覺此而冥則盜與不盜焉能知其辨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三